



不辞辛苦这般痴

■ 张 三

“春回大地发芳菲，酿蜜蜂群舍命追。一世可曾甜几许，这般辛苦这般痴。”程运欣先生这首诗，勾起了我对一段过往的回忆。

2007年，我们的陋作得以入选《三都诗词》第二集，着实令大家开心了好一阵。10月的一天，我和金春、春金、久平、江华等几位同事去和公塘赞火餐馆打平伙。席间，我们又聊到了诗词，酒酣脑热之际，戏言在蓼南中学成立诗社。

关于诗社取名问题，大家各抒己见。最后我说：“干脆取名‘土鸡蛋’吧。理由有三个，土鸡蛋人人知晓、个个喜欢；‘土’与‘洋’相对，代表中华文化；有一句俗语叫‘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取名土鸡蛋，寄希望于‘土鸡蛋孵出金凤凰’。”此语一出，大伙儿纷纷赞成。

借着酒兴，我们谈笑甚欢。席上大家商定，平时要多写诗，可以发动学生。拟元旦出个集子，收录老师和学生的诗作。

次年元旦，我们几位青年教师每人分摊23.5元，刊印了《土鸡蛋诗词》第一集，登了部分教师及学生的诗作。当时只印了20来本，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时任校长赵河林觉得这是一个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坏事，决定第二集由学校出资。

连续多年，《土鸡蛋诗词》都在元旦出刊。每年国庆节前后，我就开始忙碌起来。一般会向老师“借”课或利用晚辅导等课余时间，分别下到各班，教给学生诗词知识及创作方法，过一段时间把诗稿收上来，一首首批改后录入电脑。为弥补诗词知识的局限，我还多次出面邀请“五柳诗社”和“三都诗社”的老先生来校授课。

前几期出刊可没有现在这般顺遂——我自己专用一台电脑，网络发达又能运用自如。彼时整个学校只有一台电脑，体型臃肿的台式机。但白天要供各科室工作使用，根本轮不到我。于是，我下班前讨来电脑室钥匙，趁中午和晚上时间将诗稿输入。刚开始时，我打字不熟练，几乎每个字都要数着键盘字母来输，一个字输好几遍是司空见惯的事。

那时候没有微信，我又不大会玩QQ，只得将敲好的诗稿拷入U盘。为节省车费，我骑自行车过十里湖，把U盘送到县城打印店，与打印员刘妹接洽后再折回。待刘妹排好版打印样刊后，我再骑车去拿来重新审核。

记忆中的长生果

■ 成壮壮

外公家所在的村庄四面环山，盛夏清凉。小时候，每逢暑假，我便去外公家度假消暑。没有爸妈的管束，加上有我最爱吃的水煮花生，每个暑假都令我无比向往。

外公家的屋后是一个小山坡，一畦畦长方形的菜地就悬在坡上。外公早在春天就种下了花生。诗云：“三月始播土，冥然何怨尤。四月叶交覆，饮露绿阴稠。”这幅花生生长的美景在外公家是常见的。

待暑假来临，我到外公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拔花生。外公帮我戴好草帽，我兴冲冲地跟在他身后，向屋后山坡上的花生地进发。坡道两边的小树郁郁葱葱，有的松树还流着松脂，散发着一股清香。知了、鸟儿叫个不停，盛夏的热闹告诉我，马上就可以尽情地挥洒汗水，体验一把收获的快乐了。

站在花生地里，我环顾四周，大家种的都是蔬菜玉米，只有外公家的地种花生。我知道，这是外公宠爱我的证据。外公站在地头，望着劳动的果实，满足的笑容像被风吹过的松涛，一波一波在他脸上漾开，“这么多花生，应该够你们吃到过年了。”说罢就弓着身体开始拔花生，我也学着外公的样子拔花生。外公从刚拔出的花生蔓里扯下几颗饱满的花生，在衣服上搓掉泥土，递给我。看我剥掉花生壳，把粉嫩饱满的花生米放进嘴里，他就笑眯眯地问我：“好吃吗？”水润饱满的花生米瞬间让我齿齿生津，我连连点头：“好吃，太好吃了！”

烈日下，汗水很快就湿透了我们的衣衫，外公把我带到树下阴凉的地方休息。一只绿色的蚂蚱出现在我脚下，我屏息凝神，一把抓住它，便冲向外公炫耀“战果”。外公怕我捏得太紧伤了它，便随手扯下一根花生藤蔓，把它拴住，让我拎在手里。就这样，可爱的蚂蚱陪我度过了炎热的午后。

待到花生拔完，太阳已经西斜，绯红的晚霞染红了天边，像是漫天花开，美得醉人。外公挑着一担花生，我提着一只蚂蚱，我们爷孙一前一后地走在落日的余晖下，心满意足地踏上回家的路。

回到家，外婆摘下一锅花生，到屋边的水井旁洗干净后，在锅里加井水，白色微黄的花生挤挤挨挨地躺在锅里，外婆利落落地往它们身上撒上一把盐，就盖上锅盖。不一会儿，水煮花生的香味便从厨房穿过厅房的过道，飘到了堂前。我问外公：“还要多久可以吃花生啊？”外公微笑着起身，“饿了吧？我去叫你外婆加把火。”

我八个月大的时候，被送去外公家断奶。因为我生得白白胖胖的，外公形容我为“一粒剥了壳儿的花生米”。我也确实爱吃花生。听外婆说，我刚到时，晚上总是哭，外公为了让我止住哭，就学猫叫逗我，见我不哭了，就端着一碗花生米糊喂我。就这样，我竟慢慢打破了“夜崽不离娘”的说法，一夜安睡到天亮。从那年起，外公就把家里多余的荒地开垦出来，年年为我种花生。

村里的婆姨们看不惯外公对我的宠溺，暗戳戳地提醒：“外孙狗，吃完就走。”我知道村子里重男轻外孙的习俗，气得大哭。外公却摸着我的头，笑眯眯地说：“外孙也是我的孙啊。”

花生又名长生果，可我长年种长生果的外公却没有长生不老。去年冬天，外公在睡梦中离开了我们，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之后，外婆也搬出老屋，到城里和舅舅同住。现在，后山的地也已撂荒，外公和他家后山上的一片花生地，只能长存在我的记忆里了。

出第三集的时候，为扩大知名度，我们想到了去请本地文化名人帮忙指导、题字或赐稿。为拜见刘希波先生，我深入小巷几次迷路又折返重来；还曾冒着漫天飞雪，七弯八拐找到宋崇风先生家。

《土鸡蛋诗词》创刊以来，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学生素质教育等起了一定作用。为迎接上级检查，一个周六我早早赶到县城，从上午8时开始，纹丝不动地坐在广告店电脑旁，指导店员按要求制作诗词展板直到深夜。

2017年1月17日，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范诗银、常务理事王子江、省诗词学会会长胡迎建等一行来学校考察传统诗词教化工作。此行也有力地配合了庐山市“中华诗词之乡”的挂牌验收。胡迎建先生为诗社亲笔题词。2月，中华诗词学会授予蓼南中学“中华诗教先进单位”。

后来，由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大量农民工进城，农村生源锐减。学校勉强挤出资金印完第十一集后，《土鸡蛋诗词》被迫停刊。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20年10月10日至13日，庐山市教体局推荐我代表庐山市参加在井冈山举办的“全省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高级研修班”。去之前我做了准备，把有代表意义的《土鸡蛋诗词》第十集打包20本随身携带。

会议第一天经我仔细了解，各地市选送的传统文 化进校园活动，有下象棋的、有练书法的、有耍龙舞狮的……没有一所学校是教学生写诗的！我信心倍增，激动不已。

第二天终于按捺不住，不顾主讲在台上滔滔不绝，我迫不及待抱起一摞书，颤颤巍巍地在前排逐一分发。

事前我已得知，前排就座的都是些来自各地市教育局的领导。我当时就想：现在这么一把年纪，再参加类似会议的机会估计是没有了。为宣传《土鸡蛋诗词》，不如趁此豁出去。

我约莫发出了六七本，旁边工作人员就快步过来，拽住我使暗劲往边上推，压低声音责备：“哎呀，你这个人……现场直播呀！”

我傻笑着，俨然一个犯错的小孩。

第一讲结束，我去后台找到本次研修活动的组织者——省教研室杜侦主任。我简要介绍完毕，杜主任非常重视。紧接着我趁热打铁：“杜主任，能不能给我一个上台宣讲《土鸡蛋诗词》的机会？”杜主任不顾课时排得满满的，爽快答应了。

快到午饭时间，我登台发言：“一所乡村中学，13年来，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学生写古体诗词，已出版诗刊十一集。我要感谢我的团队，他们任劳任怨，没有一分钱报酬……”我发言时，能容纳300多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鸦雀无声。发言完毕，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回校后过了一周，我接到杜侦主任来电。他说赣南一个公益组织向他讨要我的联系方式，表示有意向资助《土鸡蛋诗词》。

过了片刻，“寻木阳光”助学协会联系我，说她叫钟航，赣县四中教师。钟老师说我在井冈山发言时她也在场，她回去后将我们的那份执着和目前的窘况立即向协会作了汇报，寻木阳光非常愿意资助“土鸡蛋诗社”。

两个月后的12月17日，钟老师一行冒着严寒，几经辗转来到我校。她们向学校捐助了诗词教研资料 and 《土鸡蛋诗词》第十二集出版经费9000元，并资助了刘可欣等7名品学兼优的同学每人500元。钟老师还表示，在能力范围内，寻木阳光助学团队会持续支持蓼南中学的《土鸡蛋诗词》和贫困学子。

常常有人问我：“‘土鸡蛋诗社’创办这么多年，肯定出了不少优秀的诗人和作品吧？”我的回答总是比较惭愧：“我们进行诗词教学的目的，不是培养‘大咖’，而是为了普及。正如江南人学游泳，不是为着奥运冲金一样。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懂得自己的文化。况且，它存在了两千多年，更没有理由不去传承。这些年来，不乏学生确实写得很好，格律严谨，意境优美。但对另一些学生而言，我们相信传统文化已在他们心里埋下了种子，也许要过10年、20年发芽。但无论是哪一类，他们写作诗词的劲头大、热情高，这是不争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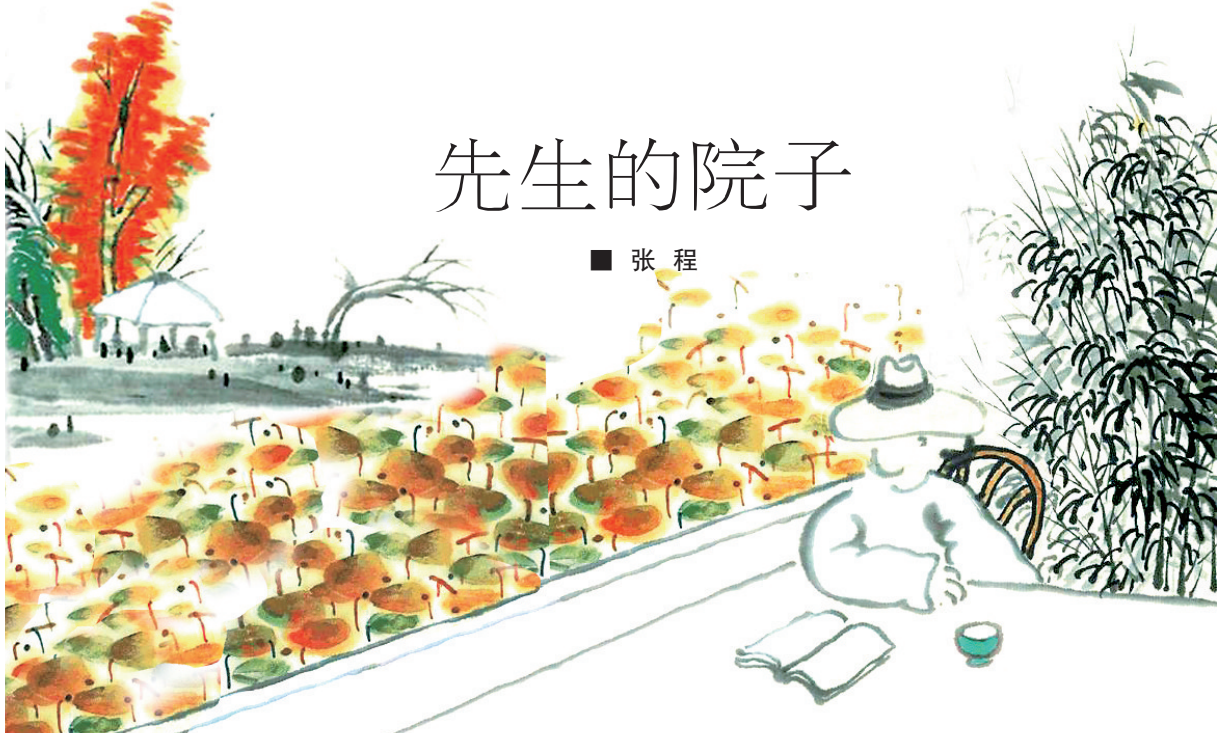
与我关系较好的人私下聊及，《土鸡蛋诗词》这一路走过来，你付出了那么多，也应该得到了点什么呢？

我要说的是，相对而言，我是付出得多一点。但本着这份情怀，我并不计较。我们诗社成员很好相处，大家都乐意去做事并尽力做好。多少个阳历新年前夕，我们一起去县城出刊，都围在刘妹打印店，吟着彼此的诗，尽管不是很好。大家有说有笑做这做那的，也许这就是文学带来的乐趣。至于个人荣誉，没有。但有一个国家级的集体荣誉，足矣！

数日前，市作协林主席来电，要我在7月17日的文学沙龙上，就“土鸡蛋诗社”发展过程作个发言。我再次翻开《土鸡蛋诗词》第一集，前言开篇写道：“……闲谈之际，均感弘扬传统，培养新人，责无旁贷……为我辈提高素养，为校园培植新人，略尽绵薄。”

17年前的一幕，依然历历在目。一所乡村中学，几个毛头小伙，在应试教育根深蒂固，中考不考、高考不作要求的背景下，嚷嚷着要“弘扬传统，培养新人，责无旁贷。”而今想想，那时，太年轻了。

感谢，那时年轻！



先生的院子

■ 张 程

先生喜欢花花草草，以前在外地的时候，他在阳台上养，碍于楼房不能与土地紧紧相连，养的都是些吊兰、绿萝、富贵竹、君子兰等室内植物，严重限制了他的爱好。

回到老家后，他便大刀阔斧地整院子，并把花盆、小锹、小铲、手套、营养土等配套齐全。闲暇之余，他还跑去挖塘泥，挑回院子里和成养花的营养土。黑黑的塘泥散发着浓烈的腐臭味，他却一点也不嫌弃，说这塘泥比买的营养土还要好，有丰富的有机质等，能促进植物生长。我还没等他介绍完，便早已逃到二楼的阳台上，隔着落地窗看他忙得热火朝天。

先生是个很有毅力的人，一旦决定做的事情，无论多忙、多难，他都能坚持下去。不像我，想练毛笔字，文房四宝买了几套，都搁书架上落灰了；想赶时髦抄《上林赋》，抄了一年还没抄完；想写他的院子，想了半年才开始动笔，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先生种的花很多，院墙下、花盆里到处种满了吊兰、兰花、月季、玫瑰、瑞香、茉莉、海棠、栀子、薄荷等等。他种吊兰是一把好手，还记得刚回老家的时候，我拉开副驾的车门，一眼就看到座位边那盆金边吊兰，他说吊兰可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株，我打趣道：“啧啧啧，养花还养出道法来了！”他神秘地一笑说：“一年后，你就看着吧！”

几天后，他把那棵吊兰安置在院子左边的一处角落里，偶尔浇点水，任由其自然生长。我纳闷他为何不移栽到花坛的土里，院墙下长长的花坛足够这盆吊兰蔓延了。但纳闷归纳闷，我从干预他的事，无论工作还是爱好，他自有他的道理。几个月后，一天下班回家，我看到这棵吊兰长出几根长长的花梗，从花盆中垂落下来，开满白色素雅的小花。我惊喜不已，说还是老家的土好，在外面的时候很少看到吊兰开这么多花儿的。先生笑笑说：“那可是我交了塘泥的土！”原来如此。

后来，我慢慢见证着这棵吊兰生出许多花梗，向四周蔓延，那一根根花梗上又长出许多小吊兰。先生放了很多空盆在根根周围，这些小吊兰又刚好落到空盆里，自此在空盆里扎根，等这些分出来的吊兰又长出花梗，又可以继续落地生根了……原来这就是先生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株”，以至于家里很多小瓶瓶罐罐里都养着那棵吊兰的“子子孙孙”。

以前在外地的时候，我曾买过6个花盆挂在阳台上，每个花盆里都种了一棵吊兰。那时候，我想着它们可以长出长长的花梗，像一根根藤蔓从半空中垂下来，给阳台装上绿色的“帘子”，像极了很多年前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卧室阳台上那一扇浅绿色窗帘。可是，无论怎么精心照料，那些吊兰都无法长出花梗来，更别说开出白色的小花。时不时地，我们还要费劲地用撑衣杆将它们取下来

浇水。后来，我们索性任由其自生自灭。某一天，6个花盆不见了，我知道肯定是那些吊兰都死了，先生把花盆都收起来了。但我俩都心照不宣，谁也不曾开口提这个事。再后来，他继续养吊兰、养各种花的时候，我再也不干涉了，他只管养，我只管看。

先生最得意的作品其实不是院子里墙角的那棵吊兰，而是一棵不知名的月季。我曾把爬墙的月季当作蔷薇，虽然从植物学的分类上来说，月季、蔷薇、玫瑰都是属于蔷薇科的，但是除了大红玫瑰好分辨一点，月季和蔷薇我是傻傻分不清的。想起来也好笑，20年前，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个QQ号，第一个网名就是叫“蔷薇”，配的头像是那一墙粉红的月季花图片。

每每聊起这段糗事，我都大发宏愿：“总有一天，我也会拥有一面满墙的蔷薇花！”这时先生总会不合时宜地问我：“你到底是喜欢当时QQ头像上的花呢，还是单纯的‘蔷薇’这个名字呢？”是啊！我喜欢的应该是那一墙粉红的花才对，我只是把它们的名字搞混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株很美很美的粉红色月季花，先生问我像不像当年那张图片上的花儿。我盯着那株花使劲儿点头，他不再说什么，陪着我立在那傻傻地看了好久的花。

几天后，我在厨房的窗台上看到一排玻璃瓶，瓶里都装着月季的树枝，浸泡在水里的那头还包着一块海绵。我问先生这是干什么，他说在扦插月季，瓶里的树枝就是从公园里的那株月季上剪回来的，为保证成活率，就多扦插了几根。他这几句话说得很轻巧，我听在心里，感觉却是那么厚重。世上有一种人，言语不多，但是会默默地做很多，刚好，他就是这一种人。他让我知道，世上有很多事，不用多说，认真去做就好，懂的人自然会懂。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栽培，先生扦插的月季活了大半。他小心翼翼地从瓶里移栽到盆里，等它们长粗长壮，又从盆里移栽到花坛里。这过程中涉及浇水、施肥、剪枝、打药等等，都是他一个人在打理。有时候他喊我一起浇水，我便欢快地跑过去，跟在他后面不停地问，今年能不能开花呀？长大了这水泥的院墙要怎么爬呀？好不容易长开一点又把枝剪掉多可惜啊。他也不恼，叹气说：“我可算知道老大（我们的儿子）为啥一天天地喜欢问那么多问题了。”

三月花季到来，先生扦插的月季开了许多粉红色的花儿。阳光照耀下，每一朵都开得热烈，每一朵看起来都是那么光芒万丈。海棠、玫瑰、栀子也都相继盛开，院子逐渐变成了我喜欢的样子。

先生的院子虽然小，种的花也不算特别多，但在我看来，这院子却承载着 我们莫大的幸福。



星空下(组诗)

■ 董书明

取景：牛眠山

一路上都在
打听一个人的下落。再不打听，一些事就会
是非难辨
或者，石沉大海
打听来的醉石
桃花溪、《四库全书》
伸手指认：陶渊明故居遗址
一条田埂领你去取景
当年，清汤寡水的田产

停止打听，牛眠地体内的磁场
吸附荒芜
吸附，旧时模样
牛眠山的石子
接应渊明先生的退路
浊酒一杯
绕屋的菊花交替投送芬芳

牛眠山下，蝌蚪提着逗号
在给禾苗断句
我用手机捕捉一段东晋的光线
捕捉现代田园的
量词，加入一首诗。恍惚，童年捉来的萤火虫
放出光

义门陈的星空下

“陈”字的偏旁
把耳朵始终挺在前头
“义门陈”自带听力。善听自明是陈氏的天生美德

一部家族史
时间的纵轴留住的姓名
灿若星河
一朵浪花接应一朵浪花
汇聚成澎湃的力量

从“排锅分庄”的典故出来
一块铁的渊藪
分出碎片
像分出邮票
挨着地址，分享大同理想
一个“义”字，粘贴板一样
让天下陈姓的人
牢牢地粘在
“义门陈”的
星空下

袁家山手记
——致袁隆平

走出牛眠地
来到一粒种子公园
——袁家山村。稻禾列队，田埂敲响蛙鼓迎接

颐园的门前
千亩良田
分蘖的景象，正如先生所愿

先生精心培育的种子
是农业的芯片
每一粒新米
正在努力
长出先生想要的样子

进出山村的沥青公路
自比杠杆或连字符
一条短线
把渊明和隆平两位先生故里连在一起
连通他们的田园情结
连到热搜上的一粒种子
被当作一个支点
撬动了世界

喜欢白(外一首)

■ 夏泽民

不记得
雪在江南安营扎寨了多少回
也不记得
梅花守望枝头多少季
只记得，你说过喜欢白
我使用一生为你空着

只有空
才能辽阔
只有辽阔
才能接收一枚月亮无所顾忌的表白

月光下
我是一只倔强的萤火虫
不断冲撞着黑夜，冒犯着星辰

即使这样，你依然漠然如雪

求你一回
将我的名字写在纸上
来回对折
把我。送往茫茫宇宙

或凝成冰块
或燃为灰烬
为你。我愿
成为另一种白

心中一片绿

敷浅原有一大片绿
阔十余亩

我会经常去
有时看圆荷泄露
有时观蜻蜓点水
有时听月下蝉鸣

我不带调色板，朝霞那么红，晓风那样清
我不戴助听器，星子那么多，蛙声那样密